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飘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飘

(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倪海虹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一部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一样的男人们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不会这样想了。她脸上有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那种来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的娇艳柔媚；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那种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的粗野犷达，这两种特征混在一起显得不大协调，但这张脸上尖尖的下巴和四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潭静寂的池水，配上乌黑的睫毛和翘起的眼角，看起来韵味十足，两条墨黑的浓眉斜在上面，给她木兰花般白皙的肌肤上划上了两道十分分明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极其珍贵的。她们经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曝晒。

1861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跟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的美貌则显得更明媚如画了。她穿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飘展着，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非常相称。她的腰围不过17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加上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使她的只有16岁但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便显露出来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

面显得那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生在一张甜美的脸上，却依然是任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却永远是属于她自己的。

懒懒地斜靠在她两旁椅子上的孪生兄弟，斜望着从新安的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和因骑马而鼓胀的长腿交叠在那里。他们现有 19 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发达的肌肉，长大的骨骼，晒得黑黑的脸膛，深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神色。他们身穿同样的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跟两个棉桃似的。

外面，阳光斜照到场地上，映照着阳光的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中显得格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象主人的头发；马腿一旁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猎犬。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白色带有黑花斑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等着两个主人回家去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一一种比通常更亲密的关系。他们全是年轻、健康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优雅。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神，但全带有危险性，可同时对于那些懂得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可爱的。

虽然坐在走廊里的人，都同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可他们的脸显得并不懒散。倒像是乡下的粗人因过惯了室外生活，不曾在书本里耗费过脑筋，显得强壮而又有活力。座落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跟奥古斯

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点粗犷风味。南部开化得较早的文静居民看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在北佐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可以了。他们心目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种好棉花，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像个绅士一样，喝酒喝得不至于坍台。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但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也是杰出的。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但是两兄弟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也少得屈指可数。

正是这个原因，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农场走廊里聊天，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已经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跟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那两个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乐意在那里待下去了，也陪着他们一同退学。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因此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让人高兴的事。

“我认为你们俩一点都不在乎被学校除名，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受教育，而你们俩接连将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永远也完不成他的学业！”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随口答道。“并且，这没有关系。反正在这学期结束之前我们不得不回家的。”“为什么？”“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战争打响之后难道你认为我们还会呆在学校里吗？”

“你其实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跟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胆小，害怕我们，压根儿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不喜欢听到关于战争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如同他们被欺骗了似地喊起来。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怕咱们，但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只好打起来了，不然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

思嘉鼓起腮帮子，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我这辈子还从没对‘战争’这个词感到讨厌，除非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邦’。爸爸总是从早至晚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喊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简直烦得我要大喊大叫！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军队。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都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快乐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再不谈别的了。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否则会

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如果你再谈‘战争’我就马上进屋去了。”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无法忍受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还笑嘻嘻的，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把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飞舞得跟蝴蝶儿的翅膀一样。小伙子们被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轻视她。相反，反而因此特别看重她。战争原来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所以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把他们从讨厌战争的话题支使开以后，她便颇有兴趣地回到他们目前的问题上来。

“对于你俩又一次被开除的事你母亲说了些什么呀？”

小伙子看来有点不自在，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表现。

“唔，她还没有机会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出门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回家的时候难道她什么话都没说吗？”

“昨晚我们可好运。在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上个月我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原来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一定要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瞧瞧——那畜生一路上已经咬了马夫两大口，而且踏坏了我妈的两个黑小子，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并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把我们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带把我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使它慢慢平静

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亲切说话，好像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她看见了我们，就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连忙说：‘从这里滚开罢，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在生气了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来服侍你们四个！’于是，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早上，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剩下博伊德一个人在家里跟她对付。”

“你们觉得她会打博伊德吗？”思嘉早已听见人家说，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这种情况，思嘉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太习惯。

塔尔顿太太小名叫比阿特里斯·塔尔顿，她经营着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养马场。她脾气本来很暴躁，非常容易因四个儿子经常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自己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

“她从没打过博伊德。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自豪。“这是我们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的原因。老天爷明白，我们都19了，汤姆21了，可她仍把我们当六岁孩子看待。妈应当不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将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

的野宴？”

“她想骑的，但是爸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怎样，咱们家的那几个女孩子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如同一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希望明天别下雨，”思嘉说。“这一个礼拜差不多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宴，那才是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一定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凭落日来判断天气，通常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一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如今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一片汹涌的红霞中缓缓降落，四月白天的温暖也逐渐消退，逐渐退成一种微弱而芬芳的清冷了。

春天来得非常早，伴随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山茱萸洁白如雪的繁花将河边湿地和山冈装点起来。春耕就要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似地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顶上现出淡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粉刷白了的砖房好像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但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浪花时，它立刻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者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地垅沟，使肥沃的土壤不致于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就成了满地的红砖粉，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

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可同时也是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对比的地方。还等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有着一片片处女林，哪怕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清凉的，而且显得有点神秘，有些不那么和善，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轻轻地叹息：“当心呀！你们原来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哒哒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的嬉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叫为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薰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然后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丁丁的响，这时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准备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是该动身回家的的时候了。可是他们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急切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思嘉，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说。“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清楚野宴和舞会的事，明儿晚上你跟我们的跳舞还是要多来几回的，你没有答应他们大家吧，对吗？”

“唔，我答应了！我如何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我不能专为服侍你们两位，就在一边干等着呀？”

“你在一旁等着？”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然后跟斯图跳最

后一个，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来为咱们算命。”

“我可不愿意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黑胡子很长的男人，但我不喜欢黑头发男人。”

“亲爱的，你喜欢红头发的了，是不是？”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不要谈这些，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全部的华尔兹，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你若是肯答应，我们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跟个孩子似地活跃起来。

“斯图，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吗？如果是，那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你知道吧，皮蒂帕特·波密尔顿的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还傻的了。”

“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恰好从车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的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将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子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事人家已经谈了几

年了，还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尽管他本人对这件事似乎有点不冷不热的。”

“你觉得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思嘉毫不在意地耸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娘娘腔了。”

“但是，明晚要宣布的并非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那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

虽然她脸色没有变，可是嘴唇发白了。就像冷不防受到当头一击。思嘉在震动的起初几秒钟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注视斯图尔特时思嘉的脸色还那么平静，以致这位没有分析头脑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准备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可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认为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不自觉地说了。

“并且跳全部的华尔兹吗？”

“全部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明儿那些小伙子们肯定要疯了。”

“让他们去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看吧，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块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将请求又说了一遍。

“当然。”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有些意外。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但以前他们从没如此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示。她经常只让他们倾诉、乞求，敷衍他们，决不肯痛痛快快地回答一声“是”或“否”，他们气恼时便报以笑颜，他们发怒时则略显冷淡。但现在她其实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全部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意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宴会的休息期间也答应给他们了。照这么看起来，他俩此番从大学里开除出来，不是大大地上算吗？

成功给他们带来了满腔热情。他们更加留连忘返，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克斯与汉·媚兰，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个没完，看来是在多方暗示要人家挽留他们吃晚饭。他们闹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思嘉的话已越来越少，这时热闹气氛有些变了。哥儿俩并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只觉得那番高兴的光景已经在眼前消失。思嘉好像并不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尽管她的一些回答也还得体。他们意识到某种难以理解的事，为此感到沮丧和不安，后来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了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夕阳已经西下，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暮色中渐渐模糊。家燕轻快地在院场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有的摇摇摆摆，有的昂头阔步，有的扭扭捏捏，都从田里回家来了。

斯图尔特大喊一声：“詹姆斯！”不一会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高个儿黑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向两匹拴着的马走去，詹姆斯是贴身佣人，跟那些狗一样到哪里都伴随着主人。他曾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到他们十岁生日

那一天便归于己有了。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他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恭候主子们驾到。两个小伙子跟思嘉握手告别，告诉她明早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候她。接着他们走下人行道，骑上马，由吉姆斯跟随着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一面回过头来，挥着帽子冲思嘉高声叫喊。

他们一转过那条泥路的拐角，塔拉植场的庄园就被遮掉了，布伦特勒住马，在一丛山茱萸下站住了。斯图尔特也停下来，黑小子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匹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啃柔嫩的青草，猎犬们又一次在软红土上坐了下来，贪馋地仰望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巴交的宽脸上露出迷惑神情。

“听我说，”他说，“照你看起来，今天思嘉有没有要留咱们吃晚饭的意思？”

“我本来以为她会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等她说出来，但是她没说。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想不出什么道理来。不过据我看，她应当留我们的。毕竟这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她跟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何况我们还有许多事没跟她说呢。”

“据我看，我们刚来时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

“原来我也这样想。”

“可后来，大约半个钟头以前吧，她就不怎么说话了，似乎有点头痛。”

“我也看出来了，可我当时并没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呢？”

“我不知道。你想想我们说的话里边有没有使她动气的话？”

他们两人想了一会儿。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况且，思嘉一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不像别的女孩，她心里是藏不住东西的。”

“对，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不像别的女孩子生气时冷冷地抑制着性子绕来绕去——她会痛快告诉你。只是，一定是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事，使得她默不作声，并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敢担保，我们刚来时她是很高兴而且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被开除了吗？”

“决不会的！见鬼，别那么傻。我们告诉她这消息时，她还若无其事地笑呢。而且，思嘉对读书的事也并不比我们重视呀。”

布伦特在马鞍上转过身头叫那个黑人马夫：“詹姆斯！”

“唔。”

“你听到我们和思嘉小姐的话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您怎么怀疑我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我的上帝！偷听，你们这些小黑鬼什么事都知道。怎么，你这不是撒谎吗？我亲眼看到你偷偷绕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边茉莉花底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惹思嘉小姐生气——或是叫她伤心的话了吗？”

他这一说，詹姆斯打消了假装没有偷听的主意，皱着眉头回想起来。

“没什么，我没听见您讲啥惹她生气的话。我看她挺高兴见到你们，还嘁嘁喳喳跟只小鸟儿一样乐个不停呢。后来你们谈起艾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结亲的事，她才不吭声了，